

汉语方言中介词“走”的多功能性及其语义解读研究

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the Preposition *zou* in Chinese Dialects: A Semantic Analysis

趙 葵欣

ZHAO Kuixin

要旨：現代中国語方言における「走」は前置詞（介詞）用法があり、移動事象の起点・終点・経路を表すほか、「走+NP+非移動動詞」という構文により、時間の起点や情報の取得経路、方向・目標などを表す用法も見られる。本研究では68地点の中国語方言を対象に、前置詞「走」の用法を考察した。その結果、以下の点が明らかになった：①「走」の起点を表す用法と終点を表す用法は概ね同程度に分布し、いずれも経路用法より多い。②起点用法と経路用法を併せ持つ方言の数は、起点用法と終点用法を併せ持つ方言より多く、終点用法と経路用法を持つのに起点用法がない方言は、少数にとどまる。また、起点・終点・経路の三用法をすべて備える方言は五地点で確認された。③空間移動の起点を表す「走」は、一部の方言において時間的・順序的の起点を表す用法へと拡張しており、経路を表す「走」は、手段・媒介を表す用法へと発展している。これらは現代中国語方言における「走」の、文文化の程度に差異が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さらに、本研究は各方言地点における「走」の後接名詞・名詞フレーズの意味特性や共起動詞のタイプを分析し、それらの相互制約関係を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で、「走」が起点や終点、経路を表す際に、どのように意味解釈されたのかを説明している。

キーワード：介詞「走」 多機能マーカー 統語と意味のインターフェイス 語文法 (Word Grammar) 現代中国語方言

目録

- 一 汉语方言中介词“走”的用法
 - 1.1 介引空间起点
 - 1.2 介引空间终点
 - 1.3 介引经由路径
- 二 词化模式与“走”的语法化路径
- 三 多功能“走”的语义解读
 - 3.1 相关理论
 - 3.2 “走”介引起点

3.3 “走”介引经由

3.4 “走”介引终点

四 小结

参考文献

现代汉语动词“走”词典记为“人或鸟兽的脚交互向前移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即该词的词化模式是[运动+方式]。但“走”在上古汉语中是“跑”之义,自唐代有“行走”义,明代“行走”义成为“走”的基本义(蒋绍愚 2019:135-136、白云 2007)。从古汉语“跑”义演变为现代汉语“行走”义,是词化模式中的[方式]部分从“快速”转变为“一般速度”,也就是说词化模式并未变化。但是,如果将现代汉语方言纳入观察,就会发现汉语方言中广泛存在“走”的介词用法。介词用法的“走”不表位移,因此其词化模式既无[运动],亦无[方式],与动词“走”的词化模式完全不同。而且各种方言中,介词“走”可以介引位移起点、终点、经由或更抽象的消息来源和判断依据等。这些多功能用法又从何而来?本文将通过详尽考察“走”后处所宾语及其现动词,对其在各种方言中的多功能现象进行解释。

关于汉语方言中“走”的介词用法,散见于一些对个别方言的描写中,如刘丹青(1995),王世华、黄继林(1996),林华勇(2010),赵变亲(2015)等。另外黄伯荣主编(1996)与伍云姬主编(2008)相对集中地展示了方言中的各类介词,从中也可以看到方言中介词“走”的有关用法。本文所用语料主要来自这些现有研究,也有一部分是笔者的调查,例句后均注明出处。以下首先整理汉语方言中各类“走”的介词用法,继而参照古代汉语与现有研究,指出介词“走”词化模式的变化及语法化路径,最后对汉语方言中多功能介词“走”的入句解读问题予以解释。

一、汉语方言中介词“走”的用法

现代汉语行走义动词“走”,在汉语方言中还可以用作介词,介引位移起点、终点和经由,甚至还可以见到介引原点,即相当于普通话“在”的用法¹。这些用法在南方方言里有较为广泛的分布,但也见于北方官话,如中原官话和兰银官话等。具体分类描写如下:

1.1 介引空间起点

(1) 你走哪里来?我走城里来。(赣语常宁话,伍云姬主编 2008:22)

(2) 走淮海广场往西,一直就到农垦局。(江淮官话江苏淮阴话,黄伯荣主编 1996:532)

¹ 关于“走”表示原点,即相当于“在”的用法,目前资料不多,本次暂不涉及。笔者所看到的相关记录有山西境内中原官话,如山西襄汾话:走黑板上写字(许宝华、[日]宫田一郎主编 2020:2168)。山西临猗话、万荣话:你走黑板上算题也(尚童欣 2019:9)。山西新绛话:沙发睡难受,你走床上睡也(尚童欣 2019:9)。许宝华、[日]宫田一郎主编(2020:2168)还提到西南官话贵州赫章、吴语浙江苍南金乡话有这种用法。

- (3) 这种水果是走广东那边运过来的。(西南官话四川成都话, 笔者调查)
- (4) 刚走成都收了几笔账回去。(西南官话四川成都话, 许宝华、[日]宫田一郎主编 2020: 2168)
- (5) 该个东西走渠手上拿到个。(客家话江西全南话, 李智慧 2019)
- (6) 我走衬衫裤子荷包里头□[vai³³]出 5 块钱来给卖菜的我从裤兜里掏出 5 块钱给卖菜的。
(平话湖南宁远话, 伍云姬主编 2008: 107)

例(1) - (3)“走”介引空间位移起点, 分别表示“来、往西、运”的起始处。例(4)的中心谓语部分有两个动作: 收账、回去。“走”也还是表示“收了账回去”的起点。这四例总的来说动词也都是位移动词。例(5)和例(6)则不同, 动词都不是位移动词, 分别是“拿”和“掏”, “走”表示从“他手上、口袋里”拿到和掏出某物, 可以看做是物体(东西、钱)非自主移动的起点。

介引空间起点的“走”在不少方言中还发展出介引时间起点和顺序起点的用法, 如:

- (7) 走明儿的明天开始, 天天儿六点钟就给我起来看书。(西南官话湖北襄阳话, 张晶 2016)
- (8) 走星期一到星期三都有课。(粤语广东廉江话, 林华勇 2010)
- (9) 走那一回以后, 我就再也没见着他。(江淮官话江苏南京话, 刘丹青 1995:170)
- (10) 走尔架势从你开始, 一个人唱一首歌。(湘语湖南益阳话, 夏俐萍 2020:417)

例(7) - (9)是时间起点, 例(10)则是表示某种顺序的起点。这些用法无疑是空间起点>时间起点的扩展, 也是“走”语法化程度更高的表现。

1.2 介引空间终点

“走”在方言中还有介引终点的用法, 例:

- (11) 走北京去咧。(兰银官话新疆乌鲁木齐, 许宝华、[日]宫田一郎主编 2020: 2168)
- (12) 尔走阿坝边上去搞么□nie⁴⁵ 唠你去池塘边干什么?(湘语湖南益阳话, 夏俐萍 2020:417)
- (13) 领导应该走群众里头去了解情况。(平话宁远话, 伍云姬主编 2008: 107)
- (14) 走前段瞧朝前面看。(湖南新田土话, 谢奇勇 2009)
- (15) 我冒得钱用嗒, 想走你借点钱用我没钱用, 想向你借点钱。(湘语湖南益阳话, 夏俐萍 2004)
- (16) 泥巴不要走脸上漆不要向脸上抹泥巴。(湘语湖南益阳话, 夏俐萍 2004)

例(11) - (12)可能存在争议, 也就是说这两例中的“走”可以理解为动词, 整个句子是一个连动句或趋向补语句。但这两例中“走”后的处所都是移动终点, 是没问题的。其实这正是“走”语法化为介词的临界语境(critical context)(Heine, Claudi, & Hünemeyer 1991; Heine 2002)。由于后面的“去”可以承载位移义, 就会使“走”无需表移动, 而仅仅用来介引终点, 由此发展出介词用法。例(13)“走……去”后还有一个动作“了解情况”, 由此“走”后的“群众里头”既可以说是处所, 也是“了解情况”的对象, “走”的介词化倾向更加明显。而例(14) - (16)的“走”已是成熟的介词。例(14)“走”介引动作“瞧”的目标方向; 例(16)“走”介引的是动作“抹”的目标处所; 而(15)“走”后宾语甚至已经不是处所,

而是“你”，即借钱的对象。这几个例子的动词均为非位移动词，“走”用来介引目标方向或对象，其介词身份更明显，是语法化程度更高的用法。

对于介引终点的“走+处所+去”构式，研究者的分析不尽相同，如许宝华、[日]宫田一郎主编（2020）解释为动词“往、到”：你走哪儿去（p. 2168）。卢小群（2007:166）、尚童欣（2019）、李小军（2022）均将之分析为介词。而夏俐萍（2004）则将“走”既看成动词，又看成介词。这正说明现代汉语方言中“走”动词>介词的过渡性特征。本文认为，汉语的前置介词多来源于动词已是学界公认的事实，那么必然存在语法化程度的差异，不同方言中的这些用例，一边是动词性强的用法，另一边是典型的介词用法，正是语法化连续统的体现，因此本文将“走”的这种用法与介引起点、经由放在一起讨论²。

1.3 介引经由路径

汉语方言中介词“走”除了介引起点和终点用法之外，还可见介引经由路径的用法。例：

(17) 我走门儿上过的时候，好像没看到屋里有人。（西南官话/襄阳话，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 2020：2168）

(18) 到城里去，要走哪里过？

——要走南门桥过。（赣方言常宁话，伍云姬主编 2008：22）

(19) 你走前边儿绕过来。（西南官话湖北襄阳话，张晶 2016）

(20) 太阳光走窗子眼里射进来。（赣方言常宁话，伍云姬主编 2008：22）

(21) 走他讲的话听得出来，他是在讲白说谎。（湘语湖南益阳话，夏俐萍 2004）

(22) 依只路走报纸高里看者古这件事他从报纸上看到的。（湘语湖南涟源桥头河话，伍云姬主编 2008:201）

例（17）-（19）句中动词分别为“过”和“绕”，“走”介引位移经过的路径。例（20）-（22）动词均为非位移类动词，例（20）“走”介引的是阳光照射进屋子的通过物——窗子眼；例（21）、（22）则是知晓类动词“听出来、看到”，“走”介引的是知晓的手段、途径“（通过）他讲的话、报纸”。这种用法可以看作是“经由路径>手段或获取途径”的进一步语法化。

以上描写了汉语方言中介词“走”介引处所——位移起点、终点和经由的各种表现。本次调查的 68 个方言点介词“走”的使用情况可简单归纳如下图 1。

² 本文将“走+处所+去”纳入研究范围，但将“走教室里上课（中原官话山西襄汾）”这类构式排除，主要理由是“去”类动词可以承载位移义，而“上课”类动词没有位移义，这样“走”的词化模式仍然为[运动+方式+路径]，不符合本文对介词“走”的判断条件。详见第二部分的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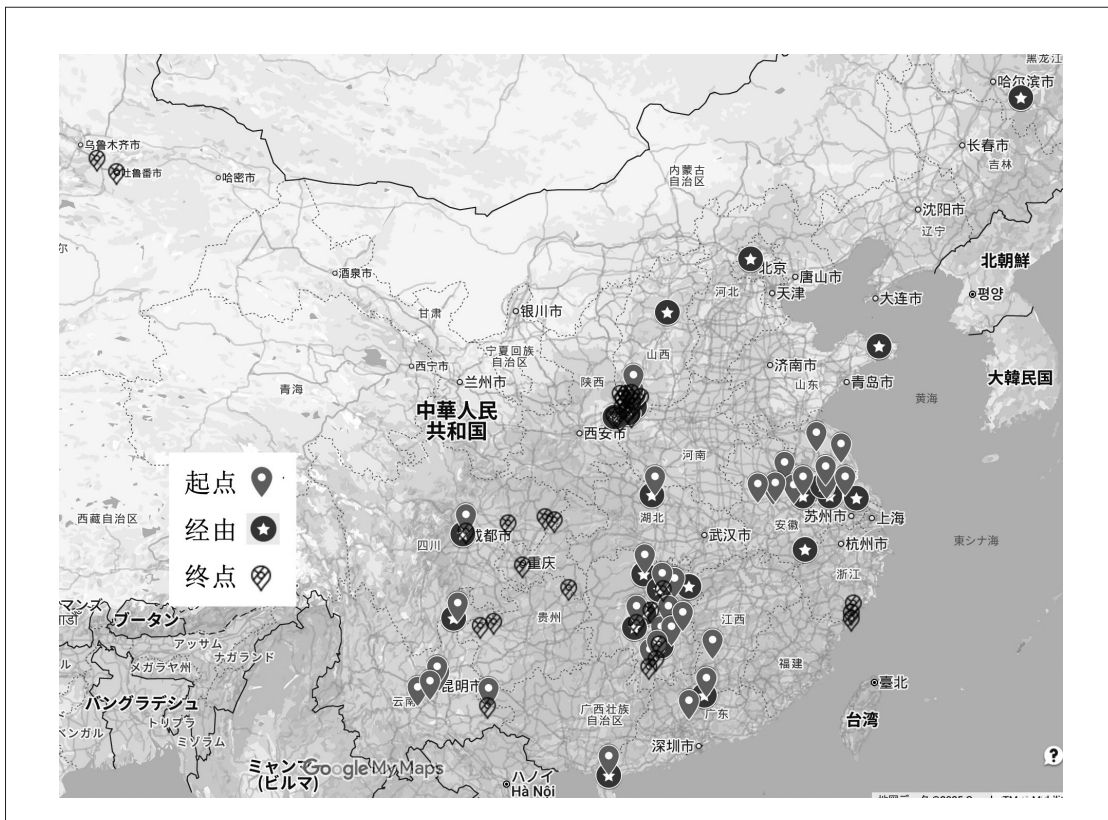


图1 汉语方言介词“走”用法分布图³

由图1及以上描写可见，汉语方言中“走”介词用法有以下一些特点：

A. “走”的介词用法分布广泛。官话（包括东北官话、兰银官话、北京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晋语、吴语、湘语、赣语、徽语、粤语、客家话、平话土话中均有分布。介引经由的用法从南至北均有，但介引起点的用法以南方官话区及吴语、湘语、赣语为多。介引终点的用法以中原官话、西南官话和湘语为多。

B. “走”同时具有介引起点和经由用法的方言点多于能同时介引起点和终点的方言点，而本次考察的方言点里，同时介引终点和经由却不介引起点的用法仅见数例（如中原官话山西运城盐湖区、永济市）。有五个方言点的介词“走”能同时介引起点、终点和经由。

C. 各方言中“走”所具有的介引功能有差异。有的方言的介词“走”能介引起点、终点和经由三种处所格，有的仅能介引一种。总的来看，方言里“走”用来介引位移起点或介引位移终点的用法多于介引经由的用法。

D. 各方言中“走”的介词化程度有差异。有的方言中“走”可以脱离运动动词语境，发展出介引时间或顺序起点、介引方式或手段的用法等。方言中“走”用法表现出的动词>介

³ 图1的方言地图制作利用了 Google Map 及 Icons8 (<https://icons8.jp/icons/set/google-maps>) 的免费底图及图标，特此致谢。

词语法化的连续性，提供了观察语义演变过程的窗口。

另外要指出的是，本次考察的语料里，“走”既能介引空间起点，又能介引时间起点的仅12个方言点，但这是受限于现有方言研究资料的结果。《汉语方言地图集·语法卷》(p. 34)显示湖南江永土话、临武土话、新田土话、赣语永兴话、江苏境内的金坛(吴语)、扬中(江淮官话)、崇德(老派吴语)、通州(吴语)和如皋(江淮官话)里“走”都有介引时间起点的用法，但这些方言中的“走”是否有介引空间起点的用法有待确认。

二、词化模式与“走”的语法化路径

关于汉语方言中“走”的语法化路径，近期代表性的研究有李小军(2022)和毛文静(2022)。李小军(2022)研究了汉语史及现代汉语方言中的方所格介词的来源及功能扩展模式。李文按语义来源，将方所格介词分为五大类十五小类。“走”归在“第五类：行走”，认为“走”可能是从其他地方到所在地，也可能是从所在地到其他地方，甚至还有可能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这种语义属性决定了它们一开始就可能同时衍生出源点(夺格)和终点(向格)两种用法。其演变路径为：行走>方所格(源点/终点，源点>经由，终点>原点)。毛文静(2022)从汉语方言和历时角度考察“走”的语法化，指出现代汉语方言中介词“走”几乎保留了近代汉语介词“走”的所有语法功能，并构拟了如下语法化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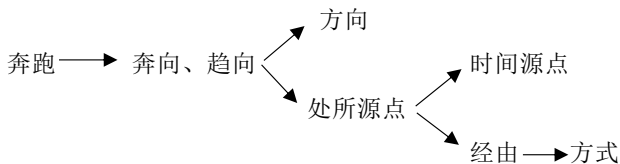


图2 毛文静(2022)构拟的汉语方言介词“走”的语法化路径

本文从词化模式角度来看，认为现代汉语动词行走义“走”和各方言中介词“走”在演变过程中，词化模式发生了根本不同的改变。根据 Talmy(2000b:21)的词化模式(lexicalization patterns)理论⁴，古代汉语奔跑义“走”编码了[运动+方式]，其语义从“奔跑”演变为现代汉语的“行走”，词化模式并未改变，而是其中的“方式”编码从“快速”改变为“一般速度”。但是从古汉语动词“走”发展出现代汉语方言中的介词“走”，词化模式则完全改变：首先“走”的词化模式丢失了[运动]，而“运动”既不存，亦无所谓“方式”。那么介词“走”的词化模式如何呢？

⁴ Talmy 把位移事件(motion event)分解为六种“语义要素”(semantic elements): 位移(Motion)、路径(Path)、物体(Figure)、背景(Ground)、方式(Manner)、动因(Cause)。几个语义要素可以融合(conflate)到一个动词(语言形式)里，就是词化模式。具体参见 Talmy1985: 57; Talmy2000b: 21。

根据蒋绍愚（2019:342-343）的研究，“走”在《左传》中出现了后带处所名词的用法，如：

(23) 遇敌不能去，弃车而走林。（《左传·宣公十二年》）

(24) 齐侯驾，将走邮棠。（《左传·襄公十二年》）

而且出现了“走如字，一音奏”（陆德明《经典释文》襄公二十三年）的破读注释。到《史记》，这种破读为“奏”的用法有所增加。这种后接处所名词的“走”，除了编码[运动+方式]外，还增加了[路径]，其词化模式应为[运动+方式+路径]。如例（23）的“走”，表示朝林子（路径）快速（方式）移动（运动）；也可能理解为快速（方式）移动（运动）到林子（路径）。无论哪一种解读，这种用法的“走”的词化模式都是[运动+方式+路径]。本文认为，现代汉语方言中介词“走”的用法，应该是从这种后接处所宾语的用法发展而来的。发展为介词的“走”的词化模式丢失了[运动]和[方式]，仅存[路径]。由此本文根据以往研究成果，将“走”的语法化路径重新整理、概况为下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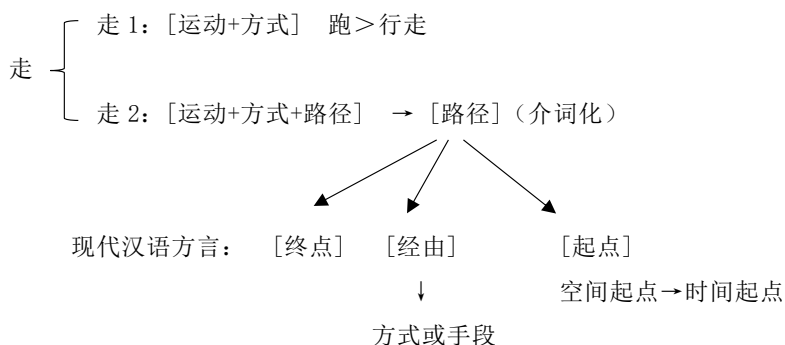


图3 “走”的词化模式及语法化路径

与现有研究不同，本文将词化模式与语法化联系，是为了更好地分析语法化对词义变化的影响，而在弄清语法化为介词后“走”的编码仅为“路径”后，对其多功能的解读也就可以集中关注“路径”这一点。

三、多功能“走”的语义解读

如上所述，汉语方言中介词“走”的词化模式仅存[路径]。而移动路径，原本就包括起点、经由和终点，“走”介引的处所格正涉及这三个方面。但是将“走”介引起点、终点和经由，仅仅归结为人类认知中的“过程>空间”隐喻机制（毛文静 2022），是未尽其详、无法释惑的。而且现有研究也往往止于“走”语法化过程的考察，并不关注其介引不同的处所格的语义解读问题。本文则希望对这种多功能现象进行解释。

考察 68 个使用介词“走”方言的语料后发现，介词“走”介引哪种处所格跟句中主要动词关系密切，也跟“走”后介词宾语表达的空间有关。因此，以下集中考察“走”介引起点、经由和终点时的共现动词，以及“走”后处所宾语所表达的空间特征，以其中最典型的共现动词为例，分析“走”介引不同处所格的入句解读问题。

3.1 相关理论

“走”所介引的处所，涉及各类空间。本文采用储泽祥（2010:10）对主体造成的空间的划分方式，认为“走”与介词后名词表达的空间分为表面空间（boundary space）、内部空间（inner space）和外部空间（exterior space）。外部空间还可以细分为相邻空间（neighboring space）和远距离空间（far-from space）。另外，要特别强调的是主体造成的空间，在认知上可以被处理为点或者面，也可以被处理为三维的体，这并不是主体本身的物理性质，而是认知处理的反映。如：

（25）车开到火车站了。

（26）书放在桌子上。

（27）书收进包里了。

例（25）的“火车站”被处理为一个空间上的点；例（26）的“桌子”被处理为一个空间的面；例（27）的“包”则被处理为一个三维立体空间。这些跟作为建筑物的火车站、作为物品的桌子、包本身的物理属性并没有必然关系。

陆俭明（2010，2025）在讨论语义问题时指出，语义关系要遵循一个基本原则“语义和谐律”（semantic harmony），这其中包括“句式内部词语与词语之间在语义上要和谐”。比如，为什么只能说“拔出来”“拔出去”，却不说“*拔进来”“*拔进去”？因为“拔”的语义是“把固定或隐藏在其他物体里的东西往外拉”（《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这就决定了“拔”所带的实指的趋向补语只能是“出来/出去”，不能是“进来/进去”。那么这种语义和谐是如何实现的呢？笔者认为词语法（Word Grammar）的激活扩散（spreading activation）假说（Hudson 2010: 74、94-95），可以解释语义和谐的实现。

词语法认为语言的基础块是词（包括一些有固定表达形式的短语），这些词以相互依存的关系组成语言网络。语言网络包含许多节点，当一个节点被触发（fire），就会扩散到与之相关联的各个节点，这被称为激活扩散（spreading activation）。继而通过激活扩散来自动检索（retrieve）最佳候选项（best global candidate），如果找到，就完成搜索，成功得到意义的解释。网络中的各个认知节点关系密切程度不同，紧密相连的节点可以被同步激活。而文本因素和语境因素都能影响激活，从而帮助听话者理解既定话语。基于这样的理论假说，下面通过考察介词“走”与句子中前后共现的语言单位，来讨论“走”介引起点、经由、终点的多功能解读问题。

3.2 “走”介引起点

“走”介引起点在方言中分布最广，68 个方言点中有 35 个方言点记录了介引起点的用法。而与介引起点的“走”共现最多的动词是“来”（43.8%）。“来”的语义是“从别的地方

到说话人所在的地方”（《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即 [+移动 +接近受话者]。那么“走+处所+来”构式中，受话者可以把握的是移动至接近自己的处所信息，而缺少的信息是移动的起始处。因此，交际中受话者对于该构式中的“处所”，首先建立的最佳关联就是移动的起点，即处所被优先解读为“起点”。从信息传达的量的准则来看也是如此⁵，“处所”部分最优先被解读为不足信息——移动的起点。

再看“走”后宾语，从本次考察的例句可见，“走”后宾语有地名，如成都、淮海广场、西站；有处所指示词，如哪里、这里、那里；有方位短语，如屋里、身上、荷包里头。这些处所词所表示的空间一般被处理为空间上的一个点，与整个构式介引起点的语义一致。

在35个有空间起点用法的方言中，有12个方言点还同时有介引时间起点的用法，如：江淮官话南京（刘丹青 1995:107）、西南官话云南玉溪、新平（许宝华、[日]宫田一郎主编 2020: 2168）；湘语湖南益阳（2004；2020）；湖南新田土话（谢奇勇 2009）；粤语广东廉江（林华勇 2010）等，这是空间>时间的投射，无需赘述。

“走”介引起点的用法里，还可以看到一些框式结构，如“走…到…、走…往…、走…起/开始”等，既可以介引空间起点，也可以介引时间或顺序起点。这种框式结构体现了运动事件由起点到终点的时间顺序原则（principle of temporal sequence，戴浩一 1985/1988），也符合语言的象似性。同样，“走+方所名词/代词+动词”构式中“方所名词/代词”的句法位置，按照时间顺序原则和象似性，也正是动作出发即起点的理想位置，因此我们看到，在现代汉语方言中介词“走”介引起点的用法最为普遍。本文考察的68个方言点中有介引起点用法的方言最多，共35种，超过一半（51.8%）。这应该是句法和语义和谐的体现。

3.3 “走”介引经由

68个方言点中的24种方言有“走”介引经由的用法。经由用法比较复杂，有两种意义类型：一种是通过一个空间移动，一种是沿着一个空间移动。

A. 通过一个空间移动的典型表达，如例（17）、（18）。下面再增加一些例子：

（28）我走你门口过，顺带来看看你。（江淮官话南京话，刘丹青 1995）

（29）车嘢车子走我家门口过。（客家话江西全南话，李智慧 2019）

（30）走南门走。（胶辽官话山东牟平话，白云 2007）⁶

（31）走格个门出去。（吴语丹阳话，白云 2007）

（32）走屋上飞过。（西南官话云南昭通话，姜亮夫 1988：特殊用字举例 p.9）

这些例子“走”后宾语所具有的空间要么是一个有界空间，如“南门、这个门”，要么被处理为一个有界的空间，如“你门口、我家门口、屋上”。动词则具有[+通过]的语义，比如以上各例中的“过、出（去）、飞过”等。由此在“走+处所+动词”构式中，动词及介词宾语

⁵ 此处所谓“量的准则(The Maxim of Quantity)”是指 Grice Paul (1975) 提出的交际中的“合作原则”(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之一，具体指 a. 所说的话应该满足交际所需的信息量 (Make your contribution as informative as is required); b. 所说的话不应超出交际所需的信息量 (Do not make your contribution more informative than is required)。

⁶ 例句中有两个“走”时，此处讨论的介词“走”以斜体表示。以下皆同。

在语义上为[+通过]与[+有界空间]组配,于是“走”就可以解读出这种“通过一个空间移动”的经由用法。

B. 沿着一个空间移动的表达有例(19),再增加一些例句如下:

(33) 走个边走,那边有水唔好走从这边走,那边有水不好走。(湘语湖南邵阳话,李小军 2022)

(34) 你打算走哪条路回?

——走原路回。(赣语湖南常宁话,伍云姬主编 2008:22)

(35) 走哪块走?/你走桥上走,我走桥下走。(江淮官话江苏扬州话,王世华、黄继林 1996:203)

(36) 我走左边儿上山。(西南官话湖北襄阳话,张晶 2016)

(37) 线走阳台走。(西南官话四川成都话,笔者调查)

这些例子的动词具有[+持续 -通过]的语义特征,比如表行走义的“走”(例 33,35)、表配线的“走(线)”(例 37)等。同时,介词宾语所表达的空间有的是没有明确边界的,如“路、个边(这边)、左边儿”;有的是处理为一个延展平面,如“阳台”(例 37)。“阳台”在此例中利用的是主体的外部空间,这个空间虽然不一定无界,但是由于句中动词“走(铺装电线)”的[+持续 -通过]的语义,使得移动和延展平面可以处于同步状态,即位移一直进行到延展平面的终点。那么对于整个表达来说,动作位移在介词宾语表达的处所范围之中延伸,即非起点也非终点,因此也就会被解读为经由。换言之,这种经由没有跨过主体的外部空间,而是与这个空间的延展同步。

“走”介引经由的两种类型意义,是动词和介宾处所语义共同作用的结果。如“走+处所+走/回”,处所宾语是有界的“南门”的时候(例 30),会解读为 A 类经由。而处所宾语是无界的“路”的时候(例 34),会解读为 B 类经由。同样,“走+这儿/这边+动词”构式中,如果动词具有[+通过]语义,那么处所宾语“这儿”表示的空间凸显有界,表达的经由会被解读为 A 类,如“你莫走这儿过,这儿挤得很”。而如果动词具有[+持续 -通过]语义,处所宾语“这边”表示的空间凸显主体外部空间,是一个延展性的面,由此表达的经由会被解读为 B 类,如上例(33)。

“走”介引经由的例子中,主要动词除了位移动词外,还有不少非位移动词,如上面的例(20)、(21)、(22)。下面的例子也是如此:

(38) 我是走电视里头看到这个消息的。(西南官话四川成都话,笔者调查)

(39) 走脑子过。(东北官话哈尔滨话 白云 2007)

(40) 走窗子缝里头朝外望。(江淮官话江苏扬州话,王世华、黄继林 1996:203)

这些例句里的动词为非位移动词,“走”后的介词宾语有的甚至都不表空间,比如“他讲的话”(例 21)。那么这种语义是如何解读的呢?以例(21)“走他讲的话听得出来”和例(38)“我是走电视里头看到这个消息的”来说明,先看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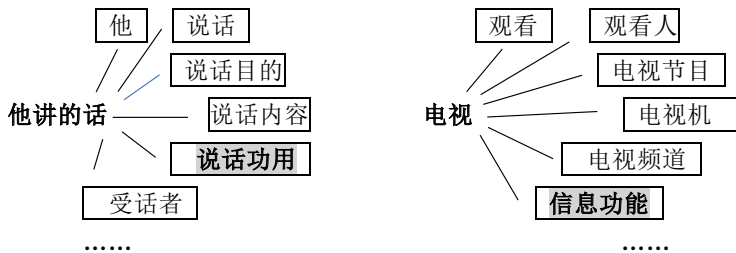


图4 节点及激活扩散示意图

如图4所示，在语言网络中与“他讲的话”和“电视”这两个词相关的节点可以有很多，如“讲”的施事（说话人）、受事（受话者）及与“讲”有关的目的、内容和功用等。“电视”也会跟电视机、电视频道、节目、观看的人、内容和功用等许多节点相关。但是在这两句中与介词“走”搭配的动词是“听出来”和“看到”，激活扩散在检索中会找到最佳搭配——通过信息知晓，于是激活了介词宾语“（他讲的）话”和“电视”物性结构中的[+功用角色]⁷，即“话”和“电视”具有提供信息的功能（图4中灰色背景节点）。由此该句得以顺利解读。这种用法的“走”介引的是动词的判断依据、信息获取手段，其实也是一种路径，即由X>Y的媒介环节。当然这种用法从语义上来说比空间经由义更抽象，“走”的语法化程度更高。

3.3 “走”介引终点

“走”介引终点的用法还带有一些动词性，如上文1.2所述。实际上古汉语里“走”后接处所名词的用法，这个处所就是位移终点，如例（23）的“弃车而走林”即是。另外，在有介引终点用法的方言里，尚能看到“走”后接处所词的动词用法，如“走城里/你啊车走泥江口吧？”（湘语湖南益阳话，夏俐萍2004）。这也说明“走”介引终点的用法，与古汉语一脉相承，是“走”语法化程度较低的阶段。而且根据尚童欣（2019）的考察，山西境内中原官话区的盐湖、新绛、垣曲、河津、夏县、永济、绛县、稷山、闻喜、万荣、临猗、芮城、平陆十三个方言点中，十二处都有“走”介引终点的用法，却只有夏县和新绛的“走”能介引起点。这也说明“走”介引起点应该是晚于介引终点用法的。

与介引终点“走”共现最多的动词为“去”（81.8%），占绝对优势。如“你走哪儿去？/走城里去”。“去”的语义可以分析为[+移动-接近受话者]。与“来”一样，“去”也是直示动词，现代汉语中“去”的聚焦域是终点（史文磊2014:173）。从信息角度来看，离开受话者的终点是未知信息，那么受话者对“走+处所+去”构式中“处所”进行检索时，最佳匹配项就会选择“终点”，于是“走+处所+去”构式中的处所就会被解读为终点。“走”后处所宾语包括地名、方位词和处所结构，表达的空间义一般是凸显主体的内部空间。

当介引终点的“走”后处所空间足够大，或者是处于一种无法达到的状态，如“前方”，这样“走”后的处所会被解读为方向或目标。这就是由介引终点发展出的介引方向、目标的

⁷ 关于物性结构、功用角色可参看宋作艳、黄居仁（2018）；李强、袁毓林（2020:93-94）。

用法,如“□[ke²¹]条路是走县□[ie²¹]里走咯这条路是往县城里走的/走前段瞧朝前面看”(湖南新田土话,谢奇勇2009)等。这种意义的调整或解读,也是“语义和谐律”作用的结果。

四、小 结

本文关注现代汉语方言中多功能介词“走”的各种用法及介引多种处所格是如何解读的问题。通过考察68个方言点介词“走”及“走”后宾语的空间语义、与之共现动词的类型,揭示了其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而对“走”介引多功能题元的入句取值问题进行解释。

“走”介引空间起点和终点时,句中共现典型动词分别为“来”和“去”。这两个动词是位移动词中的直示动词,是将路径指示的空间方向直接编入动词词根的(李福印等译2019:164)。现代汉语动词“去”聚焦域是终点,由此在“走+处所名词+去”中,“走”后处所会被优先解读为终点,“走”的入句解读就是介引终点。与之相反的“来”聚焦域则在起点,因此“走+处所名词+来”的入句解读会优先匹配“起点”,介词后处所宾语被处理为一个点,与起点的语义和谐。不过“走+起点+V”符合现代汉语时间象似性的语序,“走+终点+V”却有古汉语痕迹,“走”尚存动词性,语法化程度不高。“走”介引空间起点的用法还发展出介引时间起点的用法,而“走”介引终点的用法则发展出方向和动作对象的用法,这两种发展语法化程度都更高。

“走”介引经由的功能解读也是共现动词与介后处所宾语相互关联、从而在检索中得到最佳匹配的结果。动词语义[+通过]还是[+持续-通过]、处所宾语表示的空间凸显有界的空间还是凸显主体外部的延展性空间,使经由表现出两种类型意义:一是通过一个空间移动;二是沿着一个空间移动。介引经由用法的介词“走”还发展出介引媒介、手段或方式的用法。

综上所述,汉语方中介词“走”介引起点、终点或经由,甚至媒介、手段、目标和方向,都是词包括构式在语言网络中,通过激活扩散检索得到最佳匹配,从而实现语义和谐的结果,体现了句法和语义的互动关系。从这样的角度考察多功能虚词,能更好地解释其语义取值的问题,本文即是对汉语方言中多功能介词语义取值问题的尝试性考察。

参考文献

- 白云2007. “走”词义系统的历时与共识比较研究,《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81-85页。
- 戴浩一1988[1985] 时间顺序和汉语的语序,《国外语言学》第1期: 10-20页。
- 黄伯荣主编1996.《汉语方言语法类编》,青岛:青岛出版社。
- 姜亮夫1988.《昭通方言疏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蒋绍愚2019.《汉语历史词汇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
- 柯理思2009.论北方方言中位移终点标记的语法化和句位义的作用,吴福祥、崔希亮主编《语

- 法化和语法研究四》: 145-187 页,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李福印等译 2019. 《认知语言学(卷 II)》,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李强、袁毓林 2020. 《语义解释的生成词库理论及其运用》,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李小军 2022. 汉语方所格介词的来源及功能扩展模式, 《语言科学》第 2 期: 113-136 页。
- 李莺 2005. 中宁话的“走”字句, 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李智慧 2019. 江西全南大吉山镇可见方言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理查德·哈德森(著), 刘建鹏(译) 2023[2010]. 《词语语法导论》,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刘丹青 1995. 《南京方言词典》,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 卢小群 2007. 《湘语语法研究》,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陆俭明 2010. 修辞的基础——语义和谐律, 《当代修辞学》第 1 期: 13-20 页。
- 陆俭明 2025. 词语间语义关系的多重性和关联性, 《当代修辞学》第 5 期: 1-9 页。
- 毛文静 2022. 汉语方言处所介词“走”的语法化, 《方言》第 4 期: 451-461 页。
- 尚童欣 2019. 山西运城市方言介词研究, 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史文磊 2014. 《汉语运动事件词化类型的历时考察》,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宋作艳、黄居仁主编 2018. 《生成词库理论与汉语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王临惠 1998. 临猗方言中“走”的语法特点, 《语文研究》第 1 期: 57-59 页。
- 王世华、黄继林 1996. 《扬州方言词典》,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 吴福祥 2010. 汉语方言里与趋向动词相关的几种语法化模式, 《方言》第 2 期: 97-113 页。
- 伍云姬主编 2008. 《湖南方言的介词》(修订本),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夏俐萍 2004. 湖南方言中的“走”字句, 《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8(6): 41-42 页。
- 夏俐萍 2020. 《湘语益阳(泥江口)方言参考语法》,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谢奇勇 2009. 新田方言的介词, 载伍云姬主编《湖南方言的介词》: 115-130 页,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许宝华、[日]宫田一郎主编 2020. 《汉语方言大词典(修订本)》, 北京: 中华书局。
- 许嘉璐 1990. 《传统语言学辞典》,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 翟占国 2016. 汉语方言介词“走”的语法化及类型学分析, 刘丹青、邢向东、沈明主编《方言语法论丛》(第七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赵变亲 2015. 山西襄汾方言中“走”的趋向用法, 《中国语文》第 5 期: 397-401 页。
- 张赫 2002. 《汉语介词词组语序的历史演变》,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张晶 2016. 襄阳方言“走”字句, 《安徽文学·下半月》第 4 期: 111-112 页。
- 张志毅、张庆云 2012. 《词汇语义学》(第三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Grice Paul 1975. Logic and conversation. In Cole, P. & Morgan, J.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3: Speech act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p. 41-58.
- Heine, Bernd, Ulrike Claudi, & Friederike, Hünemeyer.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eine, Bernd. 2002. On the role of context in grammaticalization. In I. Wischer & G. Diewald (Eds.),

- New reflections on grammaticalization* (pp. 83–101).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Hudson Richard A. 2010. *An Introduction to Word Gramm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ustejovsky James 1995. *The generative lexic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Talmy, Leonard 1985.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Semantic Structure in Lexical Forms, In Timothy Shopen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ume III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nd the Lexic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7-149.
- Talmy, Leonard 2000a.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ume I): Concept Structuring System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Talmy, Leonard 2000b.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ume II): Typology and Process in Concept Structurin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内容提要：现代汉语方言中“走”有介词用法，既可以介引运动事件的起点、终点或经由，还可以超越运动事件，以“走+NP+非位移动词”构式表达时间起点、信息获取途径、方向或目标。本研究考察了68个汉语方言点介词“走”的用法，发现：A. 介引起点和终点的用法大致持平，多于介引经由的用法。B. “走”同时具有介引起点和经由用法的方言点多于能同时介引起点和终点的方言点，而同时介引终点和经由却不介引起点的用法仅见数例。本次考察的语料中有五个方言点的介词“走”能同时介引起点、终点和经由。C. “走”介引位移起点的用法在有些方言中还可以用来介引时间或顺序起点，而介引经由的“走”发展出介引方式或媒介的用法，显示出“走”语法化程度渐高的趋势。本研究还通过考察各方言点“走”后宾语的空间语义、与之共现动词的类型，揭示其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而对“走”介引不同功能题元的语义取值问题进行解释。

关键词：介词“走” 多功能标记 句法-语义互动 词语法 汉语方言